



古爲今用，《四書》中《大學》有曰：「蓋釋格物致知之義，而今亡矣……。」

所謂致知在格物者，言欲致吾之知，在即物而窮其理也。蓋人心之靈，莫不有知，而天下之物，莫不有理，惟於理有未窮，故其知有不盡也。是以大學始教，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，莫不因其已知之理，而益窮之，以求至乎其極，至於用力之久，而一旦豁然貫通焉。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……此謂物格。」

再引下去，想必被人說偷懶了。其實，我是想說我們不能做到格物。

據說，有一次病理學的學位試，一位校外考試評審委員打趣的說學生們作答得十分好，對題目有充份的了解，作答內容也很豐富，大部份有關的資料都很齊全，但不知怎的大部份同學的作答卻十分的類似。當然，我們在考試時雖然不可能互相抄襲，但我們是正背誦同一份筆記呀。

據《大學》說，大學以教天下之物，但要等一段時期，心竅才開，道理才能貫串通達起來。在現時新課程裏，三年級的學位試是教完書大約兩個多星期便開始，是否有時間給我們把東西「豁然貫通」呢。要知道病理、藥學等科目博大精深，光是講師們挑出來的材料也十分多。差不多每一節的病理講課的講義都是密密麻麻的四、五頁，並且是字字珠璣，小小半版講義都可以答一條題，各人不得不以熟讀講義爲首要，其他的還是次要。平均每一節藥學講課都有十隻以上的藥物，一共七十多節，上千隻藥，其中每一隻藥都可以獨立挑出來，問你死未。記否《啓思文集》*內之《一場惡夢》，中環君在七八年已經痛陳讀藥學之可怕，筆者在八七年亦有同感。

最重要的還是要一邊上病房，一邊讀書。因爲上病房時間如對內科、外科沒有準備，一定會被奚落得自尊盡失，所以必定會專注內科、外

科，其他的如病理、藥學、微生物等，也頂多追趕着進度，溫習也時而偶之了。

內、外科測驗之後便要趕緊學位試了，哪來時間「貫串通達」？所以，只有全靠筆記過關了。人心惶惶的當兒，同學們那有心情上其他科目的課。據三年級班代的粗略統計，社會醫學最低的出席率為八人，兒科十人，耳鼻喉科十四人，藥學六十八人。其他的如內科，病理，微生物，骨科，外科卻有相當不錯的出席率，這幾科學期尾也不錯。之前提及的出席率低的學科，學系方面頗有不滿，其中以兒科反應最激烈，副院長也要出來調停。

至於新的課程是好是壞，筆者覺得是未見其利先見其弊。有關同學據知已經廣發問卷予三年級同學，結果仍在統計中，可能在此文面世時經已早有定論。

其實校方也會聽從同學的意見，例如是年三年級考試時間表，班代聽到一些風聲，是會一連三天考實驗及藥學，要知試前狂塞對考藥學的重要，經班代在眾學系當中斡旋，終定出隔日考的時間表。所以，同學們如想日後生活好過一點，請表達你們的意見。

不過，我想在過渡期，混亂是在所難免，請各同學在表達意見之外，還要忍耐。但卻有一些令人氣結的事，例如骨科提早開始，但三年級第三學期竟出現重覆以往的課，原來是學系照抄以往的時間表，改了還懵然不知。又例如骨科研習課又撞耳鼻喉的課，這件事發生在院長掌管的骨科學系，又似乎有點那個。所以兒科系錯手在學院開課前開課，我們說不知算了。

*第一本《啓思文集》，於1980年出版。